

新聞報特派熱河戰地記者

陸 詒

熱河失陷目擊記

附關於熱河參考資料

中外出版公司印行

熱河失陷日擊記

附關於熱河參考資料

實價一元

(外埠加寄費掛號費九分外國四角)

本書版權
所有非訂
有外論通
信稿者不
許轉載

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初版

目擊記
著者 陸

詒

參考資料
編譯者

中外出版公司編譯所

出版者

上海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
中外出版公司

發行人

明耀五

印刷者

上海陶爾斐斯路四十一弄六十號
中外出版公司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麥賽而蒂羅路九十號
中外書店

序一

陳彬龢

陸先生詒，任記者職於新聞報。此次日寇熱河，曾親臨前線，作實地之考察，以所見聞，在新聞報上發表通訊多篇，紀述當時情況，極爲翔實。熱河既陷，先生滿懷悲憤歸來，復編著熱河失陷目擊記一書，於熱河之概況及陷落之實情，都歷歷畫出，而語重心長，讀此一編，尤令人悲憤感喟，莫能自己。陸先生誠有心人也！

序

夫熱河擁有五十八萬方哩之遼闊面積，與五百餘萬之人民，就經濟之見地而言，則物產有米約四萬五千餘担，小麥約四十萬餘担，高粱約一百五十萬餘担，羊毛約二百萬餘担，礦產有新邱、大甯溝、岳家溝、西元寶山等地之煤，物產資源極爲富饒，是爲一天富國，亦卽一處女地。就政治之見地言，則更爲我華北之屏障，爲平津之拱衛，熱河而失，華北卽處於敵人俯瞰之下，無險可守。故吾人於日寇熱河之初，猶以遼吉黑雖已在不抗抵主義之下，繼續陷落，但於今茲之熱河，或能拚死守護。卽日寇必得此而後甘心，亦必支付相當鉅大之代價。抑且熱省全境山巒起伏，鳥道交錯，地爲天險，攻難守易，政府既曾一再昭示必守熱河，卽湯玉麟亦表示願拚老命，然而自戰事發動，不旬日間，熱河復告陷落！以天險之地，益以數十萬之大軍，而日寇所至，竟若破竹，謂彼負守土之責者，曾有抗禦之準備，其誰信之？

熱河之失，據一般人之分析，其原因爲湯玉麟平日苛政虐民，無人願與效死；爲軍政當局對於熱河迄無守禦之準備，戰事既發，前方既無總指揮之將領，後方亦無總兵站之準備，故天險之熱河，實無異於空無一人，開門以待寇至。草芥疆土，兒戲國事，一至此極！一般人且以爲日於熱河，志在必得，且日亦曾聲言以得熱而止步，則熱河既失，戰事即可結束，我人又可苟安，故不如棄熱以滿日寇之慾。果爾，則吾人更復何言？

熱河亡矣，然而吾人其忍視熱河長此淪亡乎？不忍則如何？自動奮起，動員全民族，展開反日帝國主義之民族革命戰爭，是爲收回熱河，進而收回東北之道，亦卽爲爭取我民族生存自由之道，否則熱河亡矣，前途茫茫，大難未已，吾人正不暇爲局部之熱河哀也。

讀陸先生斯編，萬感叢集，爰略抒所懷，以弁其端。

一九三三，黃花節，陳彬龢。

序二

袁殊

——從出版界之幽默風氣談到時勢的內容——

展開近來的出版物，都是所謂「語妙天下」的文章。據說當斯世亂年荒，隨時隨處的見聞，莫不是令人哭笑不得。雖未必一定是身歷着現實的痛苦，但僅就「見聞」而已，如遠遠的把現實摸索玩味，也畢竟夠滿腹牢騷了。士大夫之流，根本沒有勇於行，健於立的終身不變的永久主張或出處；縱有時站在圈兒裏，而又有時却徜徉在圈兒外。譬如有變戲法的在耍着「剖西瓜」——要把活生生的小把戲割爲八塊的時候，任誰都會感到殺人是可悲的事。待經咒唸完，做過向遙遠的西天招乎的姿式，忽然法幕一揭，方才被砌得血淋淋的孩子，陡的站轉了來，就到了「有錢幫錢忙，無錢幫人忙」的場合；那始終跟從着現實的展開而緊張，興奮的看客們，引頸伸舌之餘，到這時就哄然的放出愚昧的笑，同時嘩啞嘩啞的把銅板擲到地上去。雖不明白術士的手腳究竟如何高明，但這總算是夠使人心往神移的喜劇。可是，這於飽讀子曰學而的人則不然：他稍知詩書，頗明大義，原來老早就發現祕密，知道刀柄裏本來藏有着的是豬血——有心人也，安能騙過他！本心了解此輩走江湖的，出門要靠朋友，本心

也並非吝惜幾個銅子，但是到底一文不要擲，背抄起雙手，從熱鬧的羣衆中，悄悄的溜了出來，因為他未忘却亞聖孟夫子的媽媽，曾教子有方，離屠隣而遷居。這是教養不同的緣故。一面領悟到人間遊戲的殘酷，一面似又私私自足，蓋有衆人昏醉我獨醒之嘆。但是實際怎樣？既無勇氣，（實無力量），驅逐出欺人的術士，又無更新巧的技倆，把羣衆吸收到自己的週圍來。不得已而嗚呼噫嘻，聊洩悲天憫人的怨憤，（是莫名的怨憤）。哭不掙胸號洶，笑止於無傷大雅，指桑言槐，綴拾一些哲理名言，求解嘲以自慰而慰人。於是烏鴉爲記者有之，倡導吸煙哲理者有之，文字不是寫得如刀下頭落之令人恐懼，而頗也有些針尖上隱隱見血的一點刺戟。固流於無稽亂扯的尚不在少。喝一口茶，舒一聲氣，肩荷着沉重的苦悶，姑找片刻的鬆懈安憩吧！這就是零落的士大夫之羣，所締造維艱的「幽默」。

這幽默的風氣，好像走遍了出版界，幾被作爲眼前的 Journalism 文化之大部的型質。其一自然是，今日中國社會存在了尚多的擬新似舊的士大夫。其二，確乎還是要歸功於「時勢」的賜與，請看新聞報記者陸詒君這一冊手記，正是實錄的今日「時勢」之某一局部的內容——

棄承德十分鐘前的湯玉麟，是那樣激昂慷慨的向新聞記者宣言守土有責；十分鐘後便滿載了烟土而不戰先逃。這都是陸詒冒了生死所親眼見到的，（詳見本文）。以此類推：東北四省的河山，是怎樣變換了顏色的？——帥將乘桴浮於海，另一方紅燈綠酒的樂土，正迎待着他。我們在這變的情況

下，讀了陸君挨了鞭子抽打以後的記錄，那滿紙交織的血淚，固痛心於民族內外的劫難，但是對於湯玉麟輩的術士，自己既不能捉他來梟首示衆，進而又無能挺臂去收復失陷了的熱河。要我作序文，我究竟能寫什麼呢？倘使率直的鼓勵抗日宣傳罷，北平新聞界早有了「報與城共存亡，人與報同生死」的懺語了！無已，我祇有就近邊的話好講，譬如對某一些新聞記者們說，請把用於阿諛陷媚，用於欺詐劫財的那自豪爲勝於「三千毛瑟」的筆，多給讀者報告些事實的真相吧。如陸詒，他親歷了熱河的失陷，記述了失陷的一切真相，湯玉麟在臨逃前軟禁過他，所以他能夠寫着「經過了這些歷練的我，已不是從前的我」這自己的認識。然而，講這樣的話，或竟然把這樣的話作全篇序文的主題，就不免要招致乖巧的先生們之嫉惡了，禍從口出，得罪人者人必罪之，這傻勁，決非應知保身的明哲所肯爲。所以，我不再往下寫了，這才是能自愛的「好人」。

時勢有歷史的權威。凡身當其境者，皆無哭笑的餘暇。吸醇烟，飲濃茶，行文問世的人，偶有見聞，即使牢騷，還當以幽默爲是。「熱河失陷日擊記」是一幅民族慘亡的寫真，而反映了富有幽默意味的悲喜劇，與「剖西瓜」有彷彿之工緻。我讀完了此記的原稿，考慮如何着筆時，就不禁聯想到當今出版界幽默風氣之有所由來。——君不見，到處都有尋求苦趣的臉！

袁殊，廿二年四月。

序三

明耀五

前在新聞報上，獲讀「熱河創痛之痕」，僅知作者爲陸詒君，受新聞報之命，前往熱河爲戰地通訊，而不知其人爲何如人，心焉嚮往。會中外出版公司成立，友人以陸君介紹，謂將補充前稿，更名熱河失陷目擊記，擬付中外梓行。嗣讀全文，言詞悲壯，韻味深長，而寫述真切，栩栩如畫，可作信史讀，亦可作文學作品讀。將付剞劂，念及熱河情況，國人素所鮮知，卽有所知，亦僅知其前爲特別區域，今爲行省而已。國內雜誌，曾發表關於熱河形勢現況之文數篇，外論編譯社亦嘗從英法日文報章雜誌譯出若干篇，刊於外論通信稿，然零篇散簡，流傳未週，爰加彙集，都爲一卷。熱河爲東北之門戶，華北之屏障，過去國人對之不加研究，不加重視，而日人則營謀併吞，朝夕從事，觀於所譯各文，卽知其蓄志之久。今熱河已淪入日人手中，華北岌岌可危。不欲保華北則已，欲保華北，自應首先恢復熱河；不圖收復東北則已，欲圖收復東北，亦須首先匡復熱河。國人讀此，或亦憬然而亟圖奮起乎。

明耀五，廿二年四月

目錄

序一	陳彬龢
序二	袁殊
序三	明耀五
熱河失陷目擊記	陸 論
參考資料	
熱河形勢論	張其鈞
熱河概況	畢 立
熱河沿革及地理	上田恭輔
熱河省事情	中溝新一
鴉片鬥爭色彩的熱河	Upton Close

熱河省經濟概觀.....東京時事新報

熱河鑛產調查.....王詠德

熱河最近內容一般.....惠我

一枚大炸彈的藥引——熱河.....黃炎培

熱河戰爭之序幕.....張其昀

日軍攻熱之軍額.....密勒報長春通訊

熱河觀戰記.....Nachbaur

中國必須繼續抵抗——代跋.....J. B. Powell

熱河失陷目擊記

出發熱河的前奏曲

歷史的巨輪，追蹤着日新月異的時代，在作不息的飛躍和前進。到達了世界資本主義形態最高峯的國際帝國主義者，爲了現實的空前廣汎的經濟恐慌，和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和衝突之日益深刻化，已經圖窮而匕首見，再也不能勉強地保持着敷衍殘局的平衡狀態。於是每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維持其風前殘燭的統治地位，挽回其行將崩潰的厄運起見，開始挾着堅甲利兵，物質淫威，向生產落後的弱小民族，作更殘酷更兇橫的壓榨和襲擊，使永遠成爲被征服被剝削的奴隸，作帝國主義行將消滅的續命湯。

我們的祖國，擁有龐大的土地，豐富的蘊藏，而四萬七千萬民衆，又是被數千年來傳統思想封建意識所桎梏着的；值茲弱肉強食的暴風雨世界，安能倖免着四週帝國主義的環攻夾擊呢？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起，到現在的日本帝國主義者進攻我熱河爲止，我們若用着銳利的目光，正確的意識

去觀察，去判斷；那末這些層層創痕，都是歷史途程上所必然的結果，並不是偶然發生的意外事。我們再從過去被壓迫被宰割的事實教訓中去體驗，我們便可清澈的認定：日本帝國主義者自從甲午之戰起，到現在為止，他們所加諸我們的迫害及壓榨，要算是最橫暴最兇狠了。這因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是世界列強帝國主義中間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一個，所以它不得不投機乘勢的攪幹，以維持其壽命。

但過去是過去了，今後呢，如果我們民族不甘長此屈辱于奴隸地位的話，我們就應該堅決的英勇的奮起，向侵略我們最急切，壓迫我們最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作一個痛快的慘烈的總結算，拚個你死我活。同時，這種偉大的光榮的鬥爭，會使環伺我們的一切帝國主義者相顧而失色！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一九三三年，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坦克車，毒瓦斯的猛烈襲擊中，用我們鼎沸的鮮紅的血液，來鬥爭掙扎的一年。

『戰爭』雖則是恥辱與罪惡的殘酷行爲；但屈辱於帝國主義槍尖炮口之下，而不敢毅然作神聖的自衛反抗，使一切帝國主義者養成『今日之天下，舍我其誰』的驕橫誇大的心理，而更加緊地積極的壓迫世界上弱小民族，則更爲恥辱，更爲罪惡。

『和平』，『正義』，『公理』，雖然都是些悅目的名詞；但我們決不敢深信幾紙盟約及宣言，和幾位

穿着大禮服的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的漂亮演說詞，能夠替世界保持和平，替世界維持真正的正義和公理。從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內瓦所玩的幾套政治把戲，便是一個最明顯最寶貴的教訓。所以我們要求和平，需要正義，需要公理，應得從火光和血花中去攫取。因為如果我們向世界列強發出乞憐的哀號，非特得不到一些同情和援助，反而換來強暴者諷刺的猶笑。同時，我們更應堅定的認清：目前中國的顛危，只有我們中華民族自己才能挽救；中華民族歷年來所受一切帝國主義者鞭擊的創痕，也只有我們自己起來才能瀟雪；中華民族前途的命運，緊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在目前，我們當絕無猶豫的發動這神聖的光榮的反帝民族革命自衛戰，刻不容緩的把日本帝國主義葬送到它自己用飛機大砲所挖掘的坟墓中去；我們要把自己的領土——廣大富饒的東北，從強暴者的鷹爪中奪回來。

現在，廣漠無垠的熱河邊境，敵人的鐵騎正咆哮西來，這一枚可能促成帝國主義死命的大炸彈，也許立刻便會轟然爆發。雖然這次戰爭的前途，我們尙不能預料，但無論如何，我們認為這次熱河之戰，是關係我們民族的生死存亡，其中實蘊蓄着無限偉大的意義。所以記者便在這民族革命自衛戰的前夜，奉着新聞報的使命，派往槍林彈雨的前方，和我們可敬可愛的武裝同志們站在抗日自衛戰的聯合戰線上，參加這轟轟烈烈的壯舉。今後，誓當以最忠誠的態度，最簡捷的記述，把前方的戰訊，報告給親愛的讀者。至於個人前途的險阻，和日軍飛機大砲的威脅，我當毫不顧及，因為不幸而為被壓

迫被宰割的中國人，別的發展機會倒少，惟獨『光榮的死』的機會，是特別比其他民族要多些的。在這個命危如壘卵的今日，爲了要爭取我們民族的自由平等，我當然毫無後悔的願做『光榮的死』隊伍中的一員。

別矣！金迷紙醉的上海

上海，金迷紙醉的上海，那裏無論何時都活動着無窮盡的人羣，有走不完的車馬，看不盡的一切花花綠綠在路旁櫥窗裏陳列着的商品。還有那風流瀟灑徜徉在十字街頭的時代青年，頭髮燙得起了曲線的摩登女郎，展映在那六七層或十幾層巍峨瑰麗宮殿般的大建築背景面前。一到了神祕的晚上，遠處近處，紅的綠的紫的藍的燈流，交織成爲一片彩色的光芒，閃耀在人們的眼前，好像是天上璀璨的繁星。跳舞場裏醉人肺腑的音樂，因春風的吹送，傳達到人們的耳鼓，使每個人的內心，都未免蕩漾起來。上海是展開着這麼一幅甜蜜的快樂的圖畫，叫人們想不到在我們中華地圖的另一角上，有血腥的日章旗，在我們領土上翻飛，又有那縱橫自如的敵人在殘殺我們的同胞。更可使健忘的人們，會忘記了去年今日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炮及轟炸機，正向着上海的閘北，江灣及吳淞，作肆意的轟炸，我們繁盛的市街，文化機關，民房及工廠，在火光和血花中被破壞着。英勇的十九路軍，在日

軍排砲飛機的轟擊下，作慘烈的光榮犧牲。千百的無辜同胞，宛轉哀號的犧牲在日軍刺刀炸彈之下。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的清晨，天上滿佈着陰霾的雲霧，初春的曉風，吹拂在人們的面上，仍有些寒意。我和妻子乘着一輛滿裝着行李的汽車，悄悄的馳赴車站。月台上，有許多特來送別的親友們，我內心非常的感銘，可是在這麼短促的時間內，我實想不出用什麼話來慰安我依依惜別的親友們。少頃，那裂人肝腸的汽笛長嘯起來了，那滿載着離別者的火車，緩緩的離開月台向西疾駛了。起先，我還對他們揮帽揚巾，後來終於在悵惘中，發現我自己竟離別了他們。那時我平靜的心波，不免掀起了漪漣的皺痕，但在車中不久，我便憧憬着最近的將來，自己可置身於前方和這般忠勇衛國的武裝同志們一塊兒痛快的抗日，精神上是多麼愉快呵！這次熱河之行，實我個人生命史上有意義的一頁，我是應怎樣的寶貴它歌頌它啊！於是冷靜的理智，克服了我剛才離別上海時感傷的情緒。在車中，無意的遇到了一位路透社的赴熱特派記者約克（Mr. Yorks）氏，我們的目的是一樣，所以大家暢談得極愉快。同時我又遇到了潘仰堯先生，錢承緒先生，他們對於我這次赴熱，都非常的同情，同時對我還抱着滿腔熱烈的期望。就在這當天的下午，我便到達了南京。

在京勾留兩天，辦妥了各項公私事務，就在二十一日的早上，搭津浦車北上。新聞報駐京採訪部主任俞樹立先生，及其他的朋友們，都渡江到站歡送。在津浦車臥車上和我與同房間的，是一位樂觀

健談的青年，他對我愉快的談論許多問題，使我忘懷旅途間的寂寞。列車整整行了一天一晚，在二十二日的清晨，便到達了泰山。那時光明絢爛的曙光，正從東方慢慢的升起，雄壯偉大的泰山，在晨間薄霧朦朧中矗立着。山脚下一片廣場上，有幾十個武裝同志在跑步，停了一回，悲壯奮昂的軍號聲，在寂寥的空氣中震蕩着，這幾十個武裝同志，插上銳利的刺刀，作練習衝鋒殺敵的姿勢，同時還喊出雄壯的喊殺聲。那時記者心中想，在這國難日亟的今天，不但是全國捍衛疆土有責的武裝同志，應該日夜的準備着殺敵，就是我們這般國民，也都應當夙夜匪懈的準備着，為中華底山河而掙扎，為正義的鬥爭而犧牲。

在漫漫長夜的旅途中，好容易挨過了兩天一夜，總算于二十二日的晚上十時，到達了天津。在天津住了一晚，翌晨便搭北甯路車到北平。

熱戰爆發前的風雲

熱河省原是內蒙古昭烏達盟和卓索圖盟的牧地，地勢非常的險要。西邊是內興安嶺，東邊是松嶺山脈，除掉東北赤峯至開魯間，有一片平原沙磧外，其餘到處是崇山峻嶺，不但是一塊可以堅壁清野長期抗敵的好地方，而且是平津和察哈爾的屏障，也可說是華北的門戶。再因為熱省東邊的高地

是高過遼吉黑三省，居高臨下，進可收復東三省失地；守則可保持華北數省。並可建立收復失地的重要根據地。因為這地方天產是那樣的豐富，地形是那樣的險要，所以得隴望蜀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便創出『滿洲國四省』的新名詞，一步緊一步想把熱河攫為己有。而我們呢，爲了要保全華北，保存收復東三省失地一線的光明起見，實有出死力以扼守熱河的必要。

自從前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東三省數十萬里的土地，于短促的幾天內，淪亡在不抵抗將軍的撤退命令下，這其間雖有一般忠勇的武裝同志，如馬占山，蘇炳文，李杜等，及一般不甘爲牛馬奴隸生活的武裝民衆——東北義勇軍，先後奮起，在火光和血花中英勇的抗日，但終于因爲各方派別的分歧，沒有嚴密的組織，缺乏一致的行動的緣故，在敵人各個擊破的政策下，逐漸的消滅了。繼着熱河的邊境，如朝陽，開魯，北票等地，無一時不受着敵人大砲飛機的威脅。去年一月初，我英勇的義軍，開始和侵熱的日軍，作奮勇的抗戰；可是在這種環境下的一年中，捍衛熱土的東北熱河駐軍司令兼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態度始終是非常的模稜兩可。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總不願湯玉麟長此以往的模稜兩可下去，所以便在民國二十二年的歲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攫取山海關，繼着便動員百餘架的飛機，和數十萬的大軍，長驅直入的進攻熱河了。

在日軍開始大規模的進攻前，日本陸軍省還發出一個氣餒萬丈，以征服中國自居的聲明書，現